

# 港鐵九巴有法寶 即知蕩失路長者位置 追蹤八達通 四小時尋回老友記



本港人口老化，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亦有增長趨勢，專家估計本港有逾10萬名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，有研究顯示，三成患者會因認路困難、方向感轉弱等問題而走失。

為協助盡快找到走失了的認知障礙症患者與長者，警方與港鐵、九巴合作，通過登記走失者八達通號碼，在其拍卡乘車時，乘巴士將有警號提醒車長及職員，乘地鐵將無法出閘，後勤人員亦可同時追蹤到其行蹤及位置，並盡快讓警方跟進。九巴數據顯示，有家屬求助後四小時尋回走失了三日的長者。

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



警方與港鐵、九巴合作，通過登記患有認知障礙症的走失者八達通號碼，盡快尋人。大公報記者王亞毛攝

74歲患有嚴重腦退化的蔡婆婆在上月的廿三（14日）中午走失，整晚杳無音信。當時她衣著單薄，家人十分擔心她受寒。妹妹蔡女士說，當時報警後，警方提醒她可以同時向九巴求助，她也曾聽聞九巴有協助利用八達通尋找走失長者服務，心想姐姐蔡婆婆有較高機會乘搭巴士，遂於翌日下午一時許，致電九巴熱線。

## 走失者拍卡會發警號提醒職員

就在當晚9時56分，即求助後大約六小時，蔡婆婆於荃灣戴麟趾夫人診所站登上九巴34號線巴士，拍卡瞬間，巴士系統發出警號通知車長，九巴熱線及電台收到車長短訊後，立即通知外勤車務督查，最終在晚上10時8分，巴士已開出四站後成功截停巴士，蔡女士在晚上10時57分到場接回姐姐蔡婆婆。

為協助尋找走失了的65歲以上腦退化症長者，九巴於2019年推出「尋·耆·

跡」計劃，將走失者家屬提供的八達通號碼錄入中央系統中，走失者登車拍卡時，車上裝置隨即發出警號並亮起紅燈，由車長聯絡其他職員跟進。在去年12月中至今年1月中，成功利用系統尋回4名腦退化症長者，有走失了三天的長者，在家屬向九巴求助後四小時便尋回。

截至2022年11月，警方共錄得約2000宗失蹤人士案件，當中約500名為長者，約300名為認知障礙症患者，平均每日有約1.5名長者報失的案件。

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簡學梯表示，自昨日起，警方與九巴設立轉介渠道，在警方接獲65歲以上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的求助，並獲家屬同意後，會將八達通號碼轉至九巴系統，走失者登車拍卡後，除發出警號外，九巴電台及後勤職員亦可直接通過系統收到訊息，盡快協調前線職員尋人。

港鐵公司市務及客戶體驗總經理梁靜

雯表示，港鐵於1月9日與警方合作，善用覆蓋全港十八區的特點，協助尋找走失的腦退化症患者及長者。在港鐵中央系統錄入走失者八達通號碼，連接整體重鐵、輕鐵及港鐵巴士的出入閘機、八達通處理器及後端系統等，走失者拍卡時即向港鐵職員發出提示，並將其攔在落車站內，由職員及警方跟進。

## 照顧者應記下八達通號碼

警務處支援部策劃行動課總督察崔耀宗表示，不少走失長者或認知障礙症患者，走失後可能乘坐公共交通，若身邊有親人屬該類群體，呼籲照顧者平時就記下其八達通號碼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

掃一掃 有片睇

## 腦退化症患者走失風險五個警號

- 外出時間較以往增長，如需要花更長時間才能回家。
- 忘記如何前往熟悉的地方，如常去的茶樓、街市等。
- 忘記如何返回剛剛身處的位置，如在酒樓品茗，前往洗手間後未能返回座位。
- 未能說出正確住址。
- 對識別家中的睡房、浴室或客廳等位置出現混亂。

## 腦退化症患者防走失貼士

- 1.家中加裝開門感應器，及將門鎖改裝在較高、較低或不容易察覺的位置。
- 2.佩戴附有家人聯絡資料的手鐲、名牌等物品，將家人聯絡資料貼在患者的手機背面，或繡於領口或外套內側。
- 3.使用具定位功能的裝置，例如在「友里蹤跡」APP等尋人平台，預先輸入患者資料。
- 4.家屬記錄患者的八達通號碼、可提供協助的親友名單及電話號碼、患者常去的地方、舊居地址、舊工作地點，並每半年為其拍攝照片及預先製作個人特徵資料。
- 5.定時陪伴患者外出，鼓勵參與長者中心或社區活動，熟悉社區環境及街坊，並請鄰居、相熟店舖及保安多留意患者行蹤。
- 6.若曾多次走失，家屬應先找出經常外出的原因，並按需要作適當安排，結伴出行時保持患者在視線範圍內。

資料來源：賽馬會耆智園

## 葉玉如率團隊研治腦退化

### 精準診斷

中國估計有1000萬名阿爾茲海默症患者，全球最多，隨着人口老齡化，這個數字還會繼續增長。由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領導、位於科學園的香港神經退行性疾病中心，跨學科研究團隊致力推動神經退行性疾病研究及科研成果轉化，以準確診斷阿爾茲海默症，從而實現早期篩查和治療，為人類健康作出貢獻。

已展開三項相互關聯的研究計劃，目的是採用整合方式來研發嶄新的生物標記物，研究阿爾茲海默症的治療靶點及病理途徑，以及鑒定阿爾茲海默症藥物研發的靶點。

研究計劃的整體目標，是透過設立技術平台、病患者生物資訊數據及人工誘導多能幹細胞儲存庫，從而形成一個有效的療法研發管道，快速將實驗室科研成果轉化到臨床應用，以研發有效的療法。這些研究計劃將帶動極具商業發展潛力的新發現，包括有助藥物研發的創新治療靶點和可選藥物、用作疾病預後和診斷的生物標記組合，以及個人化藥物研發等。

## 患腦退化症 分不清時間易走失

### 需要支援

賽馬會耆智園副總經理、腦退化症護理專家崔志文向大公報記者介紹，患病長者有時可能突然回憶起舊時的事，或者幾十年前某時刻一定要做的事，之後隨即出門。

崔志文憶述，有長者已經搬家或轉工多年，患上認知障礙症後，曾經走失，結果在其舊時住所或過往工作地點被找到，

甚至有人在口岸被尋回。

崔志文稱，不少患病長者也會在清晨或黃昏，即由光轉暗、由暗轉光的時間段，分不清時間，出門後又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最後走失。

現時社區上有不同的服務，協助尋找走失了的認知障礙症患者，例如賽馬會耆智園於2019年推出「友里蹤跡」手機App

及「守護羅」裝置，家屬及照顧者可在App內報失腦退化人士資料，公眾可成為「耆跡天使」，接收報失通知後即時協助偵測走失人士位置，透過藍牙傳送位置資料，幫助走失者家人縮窄尋找範圍。崔志文說，該應用程式運作順暢，下載量已達到3萬至4萬。

大公報記者王亞毛

## 教育線上

# 都大擬購酒店 改建學生宿舍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鍾怡報道：為提供更多教學和學生活動空間，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昨日在傳媒聚會上表示，將於九龍區內購買現成酒店，改建為學生宿舍，預計增加300至400個學生宿位；並會在何文田校區附近建新樓用於教學及研究。

校長林群聲昨日表示，校方走訪約80間酒店後，目前物色了約10處合適地方，但最終選址仍未敲定。

## 5000萬基金鼓勵學生創業

林群聲續說，學校亦關心學生職業發展，決定撥款5000萬港元成立創業基金，鼓勵有想法的學生申請。經遴選後，每個項目最高可獲100萬港元資助；而有前景的項目，學校更將會考慮入股支持。

都會大學亦正籌備擴寬教學及學生活動空間。林群聲稱，校方正向當局申



▲都會大學昨舉行傳媒聚會，校長林群聲教授（中）與嘉賓在虛擬實境教學專區合照留念。大公報記者鍾怡攝



▲都大物理治療中心除了可供教學及實習外，附近居民亦可受惠。大公報記者鍾怡攝

請改劃附近校園，計劃將位於常盛街與佛光街交界斜坡地段用地，用於興建新教學大樓，增加演講廳等設施，擴大教學及研究空間。此外，校內部分行政部門亦將搬至觀塘辦公室。

林群聲說，校內的醫療設施亦逐一落成，包括已於去年底投入服務的都大物理治療中心，除了可以教學及實習

外，附近的居民亦可受惠；總面積達7000呎的醫療化驗科學專用實驗室，亦將於今年中啟用，供下學年開辦的「醫療化驗科學榮譽理學士」課程學生使用。另外，學校亦於年初啟用備有270度沉浸式CAVE系統的數碼藝術實驗室，以及正在籌備建立新音樂及混合實境工作室。

## 理大九月開辦全港首個區塊鏈元宇宙碩士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湯嘉平報道：香港理工大學昨日舉行新春傳媒午宴，介紹學校最新發展。校長滕錦光表示，未來有意透過校內改建工程增加教學和活動空間，構思包括將文康大樓改建為16層樓高的大樓，以及將創新館改建

為7層樓高的大樓。

他又指現時理大於CoinDesk《區塊鏈最佳大學2022》位列全球第一，今年9月將開辦全港首個區塊鏈科技理學碩士以及元宇宙科技理學碩士，未來亦會加強相關教研工作。例如於本學年

起，加入「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」作為本科生核心課程的一部分。

理大於去年成立香港理工大學高等研究院（簡稱PAIR），旨在促進交叉學科研究，轉移知識和科技，不少研究院亦有不同的進展。

## 誰勒索了誰？



妍之有理 屈穎妍

近日，著名導演張婉婷為英華女校學生拍攝的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亦有人指責張導因利益被收編，藉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一片來幫忙說好香港故事，所以，紀錄片中的女孩全部被出賣，成為唱好香港助攻的一員。

紀錄片中被拍了十年成長故事的兩位同學，忽然反面不認人，在媒體發表萬言書控訴導演，說她們一直不情願地被拍攝，電影也在她們不情願之下「被公映」。

連日來，媒體的助力、網民的轟炸，令導演被千夫所指，一齣得獎電影，在社會壓力下，成為犧牲品，電影公司決定把戲落畫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其實去年8月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，之後再參加台北金馬影展、布拉格亞洲電影節、倫敦東亞電影節，並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中奪得最佳電影獎殊榮。

在世界走了幾個圈，原來在被訪者眼中都不算公映，除了當事人，愈來愈多人跳出來指責導演說，電影的公開上畫未徵得被訪者同意，她們由頭到尾都不想拍。

拍了十年、上映大半年，幾個成年人現在說，是被迫的、被騙的、被情緒勒索的，整件事，很不合理。

一切，源於1月27日，那天開始，所有是非、對錯、觀眾評價，都180度轉變。

那天，政府宣布成立「推廣香港

新優勢專責小組」，目的是推廣及唱好香港，小組招攬了來自不同界別的代表人物加入，而電影界的代表成員，叫張婉婷。

自那天起，網上不斷有人呼籲大家杯葛張導演新上畫的電影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亦有人指責張導因利益被收編，藉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一片來幫忙說好香港故事，所以，紀錄片中的女孩全部被出賣，成為唱好香港助攻的一員。

一切清晰不過了，所有不合理情都變得合情合理了。

電影公司明明清清楚楚跟學生及家長簽下同意書，然後開始了十年合作。不只導演一人，還有整個攝製隊十年的努力、英華女校的配合、投資者的金錢……因為兩個女孩說：我不高興，一切就付諸流水。

她們不斷用一個詞「情緒勒索」來形容自己過去為何不情願仍繼續拍下去。今天，她們不也是用自己的情緒來勒索導演、勒索電影公司、勒索英華女校，以脅迫電影下架嗎？

誰說反對力量已瓦解？一套紀錄片的落幕，已讓大家見識到反政府的暗黑力量大到什麼程度。